

好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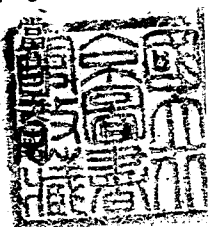


小序

「好戲」一書。乃八十年前美人虐待華工之寫實也。獨立不過百年。新大陸將開創。斬草披茅。掘金築路。需賴華工者甚多。美國今日之繁榮。華工與有力焉。而美人之待遇華工也。視同豕豚，縱情魚肉。飢餒其身心。殘害其肢體。甚或屠戮炮烙。以爲笑樂。本書敘述之慘。令讀者驚心動魄。手顫心搖。直不信人間竟有黑暗冤抑如此者。倘非作者目覩。一代羅刹。或竟逃犀照耶。時至今日。美國與中國之關係。寇讎與國。莫測居心。手此一編。國人視聽或可爲之一變哉？非所知矣。

好戲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 譯者識



京 862/1

好 戲

實事 好 戲
小說

二

八十年以前，時當一八六七年，遜清同治五年二月，有哥倫比亞輪船公司阿斯托立亞號，載有中部太平洋鐵路公司之中國合同移民六百餘名，由上海啓碇，橫渡太平洋，東向航往舊金山。

在僅四百噸之小輪船上，載六百餘名中國移民，極爲擁擠不堪，船艙及甲板已滿坑滿谷，即便溺亦寸步難移。甚且老人嬰孩有被踐踏至死者。

二月十一日傍晚，太平洋之暖流挾暴風雨以驟至，巨浪如大椎抨擊船腹，每受一陣狂濤，船即下沉甚劇，船波浪高如山，陷如谷，船即載沉載浮其中，船室被如山之波濤所掩黑，山濤時又騰越船身。在驚濤駭浪中，船上乘客力持救命索，既已疲乏，又加以飢寒交迫，體力漸不支，意識漸混沌，當是之時，有五十名乘客在一剎那間，被狂濤捲去，越船尾之欄杆，立刻滅跡矣。

移民監督乃美人柔氏，美國著名強盜出身，見此損失，狀若瘋狂，大聲呼冷水手，將甲板上的華人一一自窗口投入艙中。艙中本已人滿，忽有多人自頭上壓下，多窒息而死，其慘酷直如地獄之劫難也。

暴風雨至第二日黃昏始停，船因逐漸南駛，已逼近熱帶，船中熱氣迷濛，其污臭遂不可響邇。

如火之陽光直射無遮蔽之甲板，甲板上乘客互相倚靠，伸舌流涎，氣喘如犬。時時以手掬飲雨水桶中已腐臭之水。

在經過暴風雨後之十日，船室內發生虎列拉。有寧波苦力不半日而神形枯槁，吐瀉不止，力竭聲嘶，呼水甚急。柔氏命令船長堵塞升降口，遮斷甲板與船室之通路，但時已不及，虎列拉立蔓延全船，竟有旁傍之人，忽高臥不起，驚而視之，則早已奄然物化者。

柔氏怒叱曰：「畜生，願死都死！」且叱且拖吐瀉之人：「要喝水就給你們太平洋的水喝！」舉彼等衰弱之身體，棄如敝屣，一一擲入太平洋之波浪中。

但猖獗之虎疫，經此種姑息之方法，絕不能撲滅，若任其蔓延，達舊金山，則將有一人不留之惡果。

因此，柔氏乃採取非常手段，第一日，將前部船室一百五十人中之大部分，第二日，將船艙中二百人之一半，第三日，由甲板上三百名中挑出一百名，毫不吝惜而投入大海，然後開始船內大消毒，同時甲板上掘六尺六寸見方之大孔兩處以通風，調節船艙空氣。

被捨棄者，以老人婦女孺子爲多，身強力壯之青年，因一一檢視，甚爲瑣繁，乃令列隊於甲板上，柔氏乃隔一人或二人或三人，視面色欠佳，即令水手拖出，不顧彼等哀號，而毫不憫憫，從容擲入海中。不知幾百之男女及兒童在海面飄流，呼救之聲，令人

聞之腸斷。

有一落海之男子，以辮髮繫舵下之釘上，半潤半曳，隨船前進，柔氏見之，持其袋中藏之短鎗，垂繩而下，將此男子擊斃。滿身浴血之屍體，則仍繫於船尾，如索命之冤魂。被船拖之而行，其身被魚所食，翌晨只餘頭頸及髮，仍隨船飄蕩中也。

先是，七年以前，時爲一八六〇年，當時美國鐵路由東部已延長至那不勒斯加州之阿馬哈，是時有年輕工程師名謝阿多拉，久達者，爲敷設撒苦拉門他至佛爾桑間之加州最初鐵路而來舊金山，彼已計畫使東部路線越過塞爾內邦達山脈，延長至撒苦拉門他，且對敷設預定圖已大致擬就。久達氏特向司丹佛德大學創辦人，當時加州州長列蘭德，司丹佛德，力闢以上運輸企業之有望發展。

欲越過標高三五〇Q米之塞爾內邦達山之峻險，需要龐大之建設費，在經濟上言，此種企業根本不能成立，當時人士並不注意此計畫。然久達氏之敷設圖。乃極力迴避敷路困難之處，不惜彎曲延長，沿山脈蜿蜒蛇行，而無一處有一英里斜度一百十二呎以上者。

只視計畫，似爲完善優秀之擬定，若仔細玩味，則需甚大之勞動力，即不顧一切材料之輸送費，以日薪十二元之白人勞工工資計，該計畫亦不啻一紙空文也。司丹佛德不悅曰：「勞力將如何？」直指其疏漏，年輕工程師之面上，凜然如霜，目光如炬斷然曰：「用中國勞工！」司丹佛德既了解久達氏此語所暗示之殘酷與果斷，乃直覺此事業有

成功之可能。

一八四八年——乃加州發現金礦，喧騰世界之年。中國之移民因之驟然增加。第三年，已有四千人左右之中國僑民在加州各地之激流中半身入水，以手搖槽，從事淘金。勤勉而溫和之中國僑民，最初在各地極受歡迎。如馬克圖如兒加州州長，即曾證明華僑爲「對美國最有用的移民。」但至一八五四年，美國忽頒布無禮貌之一辯髮禁止令，而後乃有落杉磯，牛海街之私刑中國人事件發生。一八七七年，美人急襲滿載中華僑民之太平洋郵船之舢板，使之顛覆，以致二百八十名中國人溺死港中，如此歡迎華人，至此遂開端倪。

實則，華工勤於工作，採金最成功者爲中國人，居美外僑而被殺害最多者亦爲中國人也。（其時在五月之內，被殺害中國人已達數百，殆無一日無被害之華人。據一八六五年阿露達加佛尼彭報載）發掘黃金之熱潮，一八五三年以後，漸趨衰落，翌年因酷暑缺水，更不能淘沙取金，一八五五年，加州第一流之皮基貝滿銀行與阿達木銀行倒閉，至此風狂一時之掘金遂告中止。而有名之一八五五年恐慌時代來臨。

在金山地方，金已不足，值此劇變，金更缺乏，而中國人仍粗衣糲食以自甘，歷盡艱苦，奮勉採集微細之黃金，美採金者不無與之對抗，乃成立「外國人礦山就業稅法」，對中國人每日每人課二十元之重稅，雖言能忍苦耐勞之中國人亦不能再支持，一時有二萬餘人自金山移往舊金山。

久達氏之荒唐敷設圖，即依此無代價之優秀華工設計而成，無此等華工，久達氏之敷設圖亦必不如此放胆也。爲完成一千二百公里之中部太平洋鐵路，犧牲中國華工三千六百七十名之生命，是則久達氏州長所造成也。

遜清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撒苦拉門他市一飯館中，有二五金行業者，與食品店綢緞店業者聚會，食品店業者乃加州州長司丹佛德本身，五金行業者即馬克霍布金與克林斯韓天克頓，綢緞業者查理斯克拉加，三人皆司丹佛德之幕僚，觀斷州政之首腦，至斯決定相率從事於運輸企業，成立鐵路公司，擬集股八萬五千股，每股一百元，公司名稱定爲「中部太平洋鐵路公司」。

即以久達氏爲主任工程師，克拉加担任關於工事實施之經營全盤責任者。韓天克頓代表公司往東部募集資金，採購材料。司丹佛德藉州長之地位收買新聞記者，同時利用黨羽開始政府與政客間之暗中活動，霍布金爲司丹佛德之諮議，形同前三人之顧問。

一八六二年，議會通過以緯度四十一至四十二度之間爲通過地點之中央案，政府對鐵路公司決將以每建設一哩，付與十平方哩之國有地及一萬六千元補助金。

於是經營責任者克拉加，乃大事煽動由紐約而至此地之詹姆斯，K C 暴力團，結果誘拐該團千餘人，爲其公司之勞工，然而公司之全盤工事，至少亦需一萬或九千之勞工，因此乃決定直接由中國招入華工之辦法。

K C 暴力團有名柔之男子，與曾經於加州行兇作惡無所不爲而馳名之強盜殺人團主

魁歐金，姆列他之部下賈紀，（綽號三指）及其他一般無賴之徒，皆被克拉加任命爲工作現場監督，因此，中部太平洋鐵道公司之工作現場，遂無異於惡霸之巢窟，經營責任者之克拉加，亦並非善類，彼曾於舊金山經營綢緞業，亦不過假其善良之名，暗則糾合如馬克，霍布金斯等惡漢組織「盛都，撒列斯」大賭場。

克拉加之性格非常狂暴毒辣，凡人類意想所及之一切殘酷之方法與手段，無不爲其所用。以故在加爾遜之工作現場，所有二千勞工中，不克受其虐待而逃亡者達一千八百名，餘下之二百名，則皆爲婦女幼童或殘病老朽之老年人而已。

談及中部太平洋公司勞工之被犧牲者，其數之巨，實足驚人，其多較之鋪路之枕木，尤有過之。（按一八七五年，獨立黨大會中，必多維埃爾之演說）。卽如奧克蘭與奧馬哈之間，一千二百公里之鐵路，實建設於三千六百七十條之勞工死屍上。然細究其致死之原因，並非災害所致，三分之二以上乃被嚴刑拷打而慘亡者。（按自由州之向克利布蘭通訊文）

克拉加對逃亡者之懲制，其刑罰之慘酷，使人言之痛心。據云甚至歷史文獻上尙載有「克拉加私刑」之字樣。由此亦可見其暴虐之一斑。彼更設有一私會，定名爲「好戲」即於一定之日期，將所有會員聚集至目的地，使會員親睹其拷問勞工及處刑之慘狀每次參觀該會之人頗多無論男女老幼皆有，而司丹佛德夫人則爲每場必至之一熱心觀衆也中部太平洋鐵路公司現專監督，柔，約翰遜，埃文，三人，前曾奉命至中國募招華

工，至中國後，即分赴上海，福州，廣東，開始計劃誘拐大批載有中部太平洋鐵路公司之中國合同移民之中國勞工，前言橫渡太平洋而駛往舊金山者，即乘誘拐所由來者也，其搭乘之船（阿斯托利亞號），正逢太平洋洋狂濤沖擊，在廣泛太平洋上如一樹葉任狂濤巨浪之擺佈，度其淒絕之漂泊。

二月下旬，阿斯德利亞號經過萬般危機，氣息奄奄，而航入金門港，至金門港附近之阿爾加托拉斯島，乘客即被逐下而受檢疫，經該地醫生之草率檢查後，認為有消毒之必要，竟將此可憐而尚存一息之勞工，驅入聯邦監獄，在昇汞與佛爾馬林溶液之大水槽中，漬泡一晝夜而不顧。因此，有五十餘名之男女勞工，不明不白，中毒而死於非命，至此，由上海登船之六百餘名勞工，遺留不足二百人矣！

於此九死一生之中而得到生存之二百勞工，被禁於阿爾加托拉斯島十日後，始被送至舊金山對岸之奧克蘭特，由該地再轉搭紐馬幾克製之長烟筒無蓋貨車，在極嚴監視下而被送赴上中部鐵路公司工事現場。

該中國勞工，從上海登岸日起，直至今日，其間從未有一日安寧，完全陷於恐怖飢餓之中，每日以一碗稀粥與一碗油腥之白水充飢，故每至許可下車便溺時，莫不欣然自榻上躍下，搶路旁之雜草樹葉，爭前恐後，不顧骯髒，奪入口中亂啃亂嚼，其飢餓狀態，無異一羣喪家失主之餓犬，慘不忍睹，誠為餓鬼世界之縮影也。

行約一日之久，至日色西沉，車始於一黑暗山谷內停下。不久被領至佈滿樹根之廣

場，於此張有約百餘帳幕，蓋此即所謂勞工之宿營也，帳幕迎面，有一小岡，上有小屋，即警戒監視人所住者。

此地處謝列姆及特爾波德之中間，屬於柔與基昂特拉所支配之幕營地，有名之免職醫生，馬克列及前科者謝涅等，即於此地充當橋夫首領。

醫生，馬克列，號稱穿頭大家，蓋彼曾以新治療法治療瘋癲症，開患者之腦蓋骨而傷亡數名人命，乃一著名庸醫。當彼會晤勞工時，佯言勞工皆有病症，同時於拷問勞工病症時，以處刑新奇而彼任用，謝涅則爲一海軍逃亡兵，亞俄戰爭時，曾於廣東殺害三十八條中國人命。實一殺人不眨眼之凶徒。

廣場之右側，有一片窪地，曠而闇黑，似有物蠕動其中，近視之，乃二十餘名三歲至六歲之中國幼童，其中三人，伸頭於一水池中，以鼻吸水，怪甚，及至彼等揚首，乃使人不禁驚詫：

「可憐哉！彼等之嘴唇已被麻繩縫起！」

蓋三幼童之唇，被麻繩固縫，已不能自由開闔應用矣。亦有頭細長如書中福祿神者，拖瘦小之身，似不勝其重，左右搖擺，站立不穩。亦有手足長如蜘蛛之爪，臉與體黑瘦如鼠，以手足在草地上爬行者。總之，此二十名幼童中，無一五體完整者，要皆腹大肢細，雖尚生存實與同地獄之餓鬼無異。

突然，一怪聲，發自後面，驚視，則一約四十之乞食漢，口呶呶動，似有所言，忽

好

戲

指其瘦小頭長之幼童大呼曰：「馬克列，殘忍極矣，此子降生時，被以二板夾其頭顱，乃成此形，更厭其哭而縫其口，以木箱代屋，致使其萎縮，妨其成長，因之，行動亦不靈矣！」

未幾，基昂特拉與詹姆自小岡之屋出，查點勞工數目，以十二人爲一組，趕入帳幕中，每一帳幕大如兩三間屋，詹姆將勞工一一鎖住腿腕，一端則繫於帳幕中之大柱上，以防逃亡，然充滿疲倦之勞工，早已沉睡如泥。

天將魚白，即被逐起，牽出帳幕，突而，由朝霧未散之崖下，連續發出五六響之砲聲，隨有五名似帶行裝之騎手，向此驅駛，及近，方知其帶者並非行裝，乃五名中國人，橫帶於馬鞍之後，彼等皆衣襤褸不堪之布衫，赤足露背，細察之，並非阿斯特利亞號所載來者，頗似某工事場之工作勞働者。

再近，始知所携者不僅五人，尚有一被懸於鞍旁者，馬行時，左右擺動，致使臀部腰部被摩擦，骨斷筋折，血肉糊，慘不忍睹，此六人者，定必逃亡而又被捉回之勞工。殆無疑也。

由帳幕中被牽出之勞工，排成一行，由警戒人導至原野，於是，乃開始搬送道鐵（即鋪道之鐵條），不意中，發現於停放貨車線路滿堆石子之近旁，突出一黑忽忽之物，細視之，則被生埋遺露於土外之人頭也，彼聞有足音，急睜二目，同時，斷續而言曰：「吾，廣州清遠縣人也，名武九，倘汝等若有機至該處時，請告吾妻，吾死之情形」

，此吾今生最後之請求也。」

其聲若有若無，直如蚊鳴，漸而只見嘴動，再不聞有聲，祇存一息，蓋氣絕之時至矣，可哀之狀，令人填胸難語，只有對其領首默示應其所求之意耳。

道鐵重有三百斤，完全靠勞工等之攙抬，羸弱身體，擔此重物，欲行不能，如一人跌倒，他人相繼倒臥，於是，被碰傷出血者甚夥。起初，皆至感艱鉅，不能順利工作，及至一再經警戒者之皮鞭敲朴，乃逐漸成爲習慣。

夜幕攏來，而一天之工作告終時至矣，然回歸宿營，食其照例所食之稀粥一碗及油腥之白水一碗後，即被驅入於帳幕中，如此，數日後，身體瘦弱，僅餘皮骨，不久，恐非斯世之人矣。

某日午後，例由舊金山開此之貨車到達，停於幕營地近旁，由掛於貨車後尾之客車內，降下衣長裙執團扇之青年婦人，及衣禮服之紳士數名，其中並無文質彬彬之白面書生，皆猿臉猴腮，醉態蹣跚，而出迎之柔道至岡上小屋，隨後大量之威士忌酒與罐頭等，亦被抬入小屋，此蓋爲參加「好戲」而來者也，如克拉加夫妻，斯丹佛德夫人，上院議員之亥拉姆及約翰遜之女公子皆在參加之列。

稍頃，柔招集工作中之勞工百五十名，領至廣場，使圍坐於廣場之草地。

參加大會來之紳士，貴婦人等，坐於小屋晒台之椅上，柔則坐於欄杆前之椅上，時發卑鄙笑聲，時而胡亂指揮黑奴。

不久，由二黑奴抬一粗約一圍之黑烟熊熊大火爐至，尚有麻繩，金針，鉗子，槌子，稱砵等，一一運至廣場草地，最後乃由名「納骨堂」之洞窟內，將前日捕獲之六名逃亡者綁縛而出，排列於廣場之大樹下，一切準備妥當，柔始由晒台徐徐降下，遂又登至廣場之土壇上，以兇惡目光睨視圍坐於草地之勞工，大聲演講曰：

「此六人，乃由加爾遜之採金幕舍逃亡而又被逮捕者，依照公司法律，今當給與以嚴重懲罰。」

「汝等勞工，如有效尤者，將與以同樣懲治，可注意觀之。」語畢，轉向黑人作數語，俄頃，黑奴拖一六者中之一似有脾臟病之瘦弱男子，至草地中央，以暴力使其仰臥於草地，由二黑奴牽掣其四肢，此時，只衣短褲而半裸體狂飲威士忌之柔，語謝涅曰：「謝涅，開始。」

「善！」謝涅隨應隨將火桶內預先燒就之火燈取出，向晒台略事揮舉，即奔跨仰臥之中國人，在其面上燈下一永不泯滅之可恥烙印。

正當是時，柔狀若瘋狂自土壇奔下至被燒之華人前，提其髮辮，轉向晒台，大聲呼曰：「如此，逃亡可保無虞逃亡矣！」語畢，以皮靴踢其腹背，令其作笑態，於欲哭不敢之中國勞工，在其燈有如解殼之面上，不待不浮上一層苦笑矣！

柔又向着晒台之觀眾：「此次諸位觀覽拉繩戲」且語且指揮黑奴拖出兩名細瘦相仿之中國人令其相對而立，以細鐵絲橫穿每人之鼻中，隔約五尺之距離，同時置一繩於二

人距離之中間，作爲境界，柔見預備已妥，乃又轉向晒台曰：

「所謂拉繩戲者，乃二人互相拉扯，將對方拉入境內者爲勝，勝者稍減今日之處分以爲賞，從茲開始，誰強誰弱，以決勝負。」

被穿鼻之二人，羸弱身軀，即站立尙感不支，又何能作此惡鬥爭？然及聞柔之命令後，由於本能各人頭向後仰，而開始必死之巨烈爭鬥，漸漸鼻內破裂，血液狂流，由顎而下至於胸部，遠望儼然如方屠之豕豚也，最後一人稍一鬆懈，頭一偏斜，悲鳴一聲，乃倒入對方之境界內。

於是，晒台上之觀衆，一片騷然歡樂，夾雜柔與謝涅之拍手狂笑聲，迷漫於廣場之間。

此悲劇將完，彼慘劇又起，此次乃將一人之辮髮，吊繫於廣場大樹之枝上，頭漸上仰，舌漸下垂，眼瞳冒出，顏色則似硃砂所染，其紅似血，柔又開始說明：

「此人，乃前夜欲盜馬私逃者，現在與以處分。」

柔乃命令黑奴以蹄鐵暴擊其足腕，擊畢，以一將剝之馬皮纏其身，以麻繩腋之，令人觀之，殆疑其爲一繫吊之大毛虫，而柔等尙不以此爲止，乃又命於其足端各繫約七十斤之稱砣，令黑奴轉弄，纏繞如擰螺釘轉滿，突然一放，稱砣經此一放，當又自然回轉，經數轉數放，數放數轉，辮髮欲斷，而血如湧泉，早已滿面矣。

柔得意揚揚再度轉向晒台間：「方法如何？彼等（勞工）即爲公司之敵，對之不能

不與以相當死前之處分。」

此時黑奴已將枯樹枝連堆於下面（被吊者之下面），澆以大量之油於其上，以火引之，於是火勢洶湧奔竄如蛇，而被吊之人，不知幾時，亦掉於火堆中，雖曾幾度哀鳴翻滾而作最後生命之掙扎，然終以與火同歸於盡矣。

又被拖出一約二十四五之男子，全身衣服被剝盡淨，只餘褲叉遮體，由柔之說明，知爲前夜偷竊麪袋及鐵鍋之逃亡者，柔對謝涅一揮手，謝涅乃持一大鐵鉗至男子前，將其腿，腹，脛，腕之肉盡力鉗夾，每夾一塊，則必向晒台方高舉，任觀衆觀覽，體無完膚，創痕斑斑，其狀之慘，無過於此，而彼仍不以此爲滿足，更由醫生，馬克列以外科刀刮其面皮，於是滿面石榴，血流如注，再以預先燒紅之圓形大碗，冠其頭，吱吱作響，味臭難聞，至此，已掙扎無力，而另投他世矣。

最後爲前被橫帶於馬鞍下者，被置於樹根，由黑人擡掣其手足，謝涅則以刃長約一尺五寸之大斧，橫斷其腰，上半踢入溝內，下半則被搭入坎事場去矣。

如此騷鬧之所謂「好戲」之大會，直至薄暮，晒台上之男女諸觀衆，已爛醉如泥，理志昏迷，以致相互擁抱吵鬧，紛紛跑入廣場，俄而以步槍向華工羣衆，亂擊亂射，移民如漏網之魚，四方逃奔，一部分逃至窪地，一部分則逃至崖下，一部被基昂特拉逼射，逃向小屋之右翼，一部則被柔追入山谷，哀聲振耳，死亡無數，其慘不可言狀。

然另一部分（約十人），隱於空溝之橋下，使用一擄自馬克列之步槍，勇敢應戰，

同時發現謝涅與詹姆於小屋頂上，乃以此爲目標，作激烈之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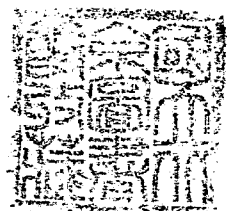
逃至崖下之約二百名，見此情形，隨即奔出，以巨石，木塊爲武器，勇猛迎戰，漸漸逼近小屋。

於是時，晒台中已騷然混亂，視之，則華工一人手執大斧，左衝右撞，亂殺亂砍。繼而槍聲又響，不久，謝涅由屋頂墜下，詹姆則扒伏屋頂亦與斯世永別矣。

好

戲

一六



西曆一八八〇年二月六日原版發行

西曆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二十五版發行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譯本初版發行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五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一日十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二十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每冊實價三元

本書原名

Mustard, etc

原著者

Erwin Dewey 女士

譯者

孫青

發行者

岱東出版社

北京宣外大街

本書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82
124450

(1)